

City Bathed
in Moonlight



月光倾城

年轻时我们爱上一个人
以为有一生的岁月
可以相对漫长
却不知相聚的时光最是匆匆

City Bathed
in Moonlight

颜月溪 / 著

Yan
yue xi

这年头总有一些意外：富二代也能一往情深；相爱的人却因家族世仇而分离；分开多年亦能重逢

言情畅销作家 | 颜月溪
5年精心打造动心蜜恋

心动男神 & 胡同妞

失而复得的大城小爱

全新修订 + 精美书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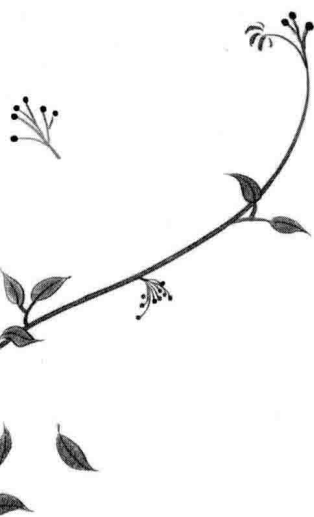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月光 倾城

*City Bathed
in Moonlight*

颜月溪
Yan yue xi /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光倾城 / 颜月溪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306-6760-6

I. ①月… II. ①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3892 号

责任编辑: 郭 瑛

出版人: 李勃洋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部)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数: 342 千字

印张: 18

版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

不需要海誓山盟，
不需要预约永远，
真正的快乐就是
和心爱的人携手相伴。

目录

City Bathed in Moonlight
月光倾城

001	第一章 如何让我遇见你
016	第二章 你是我的玫瑰
030	第三章 大城小爱
049	第四章 我和明星有个约会
062	第五章 传说中的精神崩溃

075	第六章 爱在雪花漫天时
089	第七章 云上的日子
104	第八章 我就不原谅你
116	第九章 你的眼神比月光更迷人
130	第十章 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狐狸精

目录

City Bathed in Moonlight
月光倾城

144	第十一章	
	往事并不如烟	
156	第十二章	
	前女友找上门	
169	第十三章	
	我要和你结婚	
178	第十四章	
	情迷夜上海	
193	第十五章	
	回忆不具备任何力量	
204	第十六章	
	别说爱情苦	
		216 第十七章
		爱如指间沙
		230 第十八章
		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245 第十九章
		她欠他一个永远
		254 第二十章
		月满英伦
		262 番外一
		人生如此
		275 番外二
		许我一世欢颜

第一章

如何让我遇见你

初夏的雁京，刺目的阳光穿透大厦的玻璃幕墙，在地面上投射出灰暗的阴影。格格的目光从大厦顶端缓缓下移，滑过玻璃楼身，最后落在大厦入口硕大的玻璃门上。玻璃门上映出格格的脸，她认真地看着自己的脸和全身。

这是格格上班以来第一次独自出来见客户，她的心情有些忐忑不安，对着玻璃门反复照了半天，嘴角一咧，给了自己一个甜美的笑容，又对着自己挤眉弄眼扮了个鬼脸。身旁有个男人经过，好奇地看了她一眼。

梦想就在前方，准备好，美女出发！想起员工培训时公司前辈们的言传身教，格格不断鼓励自己，信心渐增。

大厦的顶层是家法国餐厅，格格已经和公司的大客户陈先生约好了，在这家餐厅的10号桌面谈。

格格推开餐厅的门，瞄了一眼，10号桌就在前方。她鼓起勇气，向前迈步。

“您好，让您久等了。”格格向坐在10号桌的陈先生打招呼。陈先生站起来，客气地替她搬开椅子，“请坐，我也是刚到。”

格格用余光打量眼前的男人，听电话里他的声音挺苍老的，她以为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子，没想到见面之后一看好像也就二十多岁。真是人不可貌相啊，年纪轻轻就拥有好几家五星级酒店，她心里暗自发着感慨。

“李小姐，您想喝点什么？”陈先生边看菜单边问。

格格忙递上名片，纠正道：“我叫纳兰格格，公司派我来跟您谈这单生意，这是我的名片。”真要命，这些大人物大概是贵人事忙，连名字都能搞错。

陈先生接过名片看了一眼，确认格格不是什么李小姐，脸上浮现笑意，“你

姓纳兰，是满族人？”

“是啊，我家祖上是满洲正黄旗。”格格如实回答。

陈先生莞尔一笑，声音很好听，“该不会是纳兰性德的后代吧？他好像也是正黄旗。”

格格没想到他如此随和，微笑道：“我也希望如此，不过既无正史可考也无家谱可查。”

“纳兰氏的老姓是叶赫那拉，慈禧太后也是这一族的，难怪你叫格格。”陈先生饶有兴趣地看着格格。

格格笑了一下，“格格在满语里是小姑娘的意思。到了我这一辈已经轮不到当格格，只好起这么个名字过过瘾。”

陈先生像发现了新生事物一样，更有兴致了，身体前倾，打量着格格，“你多大了？”

“二十二岁。”格格礼貌地回答。她心里直纳闷，为什么陈先生一直不提生意上的事，反而一个劲地问她的家世。就算他是大客户，可一个年轻男人初次见面就问女士的芳龄，始终唐突。

“陈先生，我们可以开始谈您和我们公司将要签订协议的相关事项了吗？”格格调整情绪，从文件袋里取出文件，决定主动出击。

陈先生笑意更深，“对不起，纳兰小姐，我想你是认错人了。我不是来和你谈生意的陈先生，我也姓程，却不是耳东陈。”

格格一愣，有些不大相信他的话，指着桌子上的号牌，不甘心地问：“这不是10号桌吗？”

“是01号桌啊。咦，这牌子怎么颠倒了，难怪你看错。”他把桌子上的号牌摆正。

格格哭笑不得，顾不得和他多说，抓起文件袋和皮包就去找10号桌。

幸好格格提前半个钟头出来，真正的陈先生还没到。

格格坐在10号桌旁松了口气。她进公司才不到三个月，试用期都还没过，要是搞砸了这单生意，没准就得去总务领纸箱子走人了。

不一会儿，真正的陈先生来了，他看起来六十出头，头发花白，长相和格格想象中有钱人的脸差不多，红光满面，一脸的养尊处优。

大概是对格格拿来的协议很满意，陈先生不住地点头，答应几天后就签合同，这让格格心花怒放，然而她也注意到，陈先生的目光时不时地扫视着01号桌。

01号桌的假“陈先生”正和一位妙龄女郎谈笑风生。格格看他眉开眼笑的样子，没来由地讨厌他。刚才他明知她认错人，还调查她底细，真是阴险。

生意谈完之后陈先生先走一步，格格正收拾文件，一抬头无意中看到01号桌那个人看了她一眼，向她点头微笑。她把头一偏，没理他。

回到公司，格格向主管苏珊娜汇报结果。苏珊娜面无表情，不但不表扬格格，反而拿着格格给她的餐费发票做文章。

“公司对各部门的招待费有严格标准，咱们部门这个月有点超标，下次注意点。”

格格只得陪着笑，表示自己以后一定会注意节约。

本是兴冲冲回来报告战绩，谁知却是当头一盆冷水浇下，格格有点郁闷，想了想又释怀，做销售代表，谈成生意是应该的，谈不成则是失职。在知名的跨国公司工作，多干活少废话才是王道。

苏珊娜要去上海出差，和陈先生签合同的事便落在格格和另一个同事李勇头上。

李勇三十多岁，比苏珊娜晚半年进公司，业绩不错，升职却总是比苏珊娜慢一步，为此李勇对苏珊娜总有些不满，明里暗里常会说些牢骚话。

开车去陈先生公司的路上，李勇握着方向盘，和格格谈起这次要签的合同。

“五家酒店同时装修，这单生意顺利谈成的话，咱们今年年底的奖金就不愁了。”李勇胸有成竹地说。

格格忙点头附和，“苏珊娜说，合约细节她都反复核查过了，没有问题。”

李勇看了格格一眼，“想不到你进公司时间不长，进步倒挺快。苏珊娜上回让你一个人去和陈董谈，我们都为你担心，苏珊娜一向不喜欢带新人。”

听他这么说，格格有点纳闷，但转瞬就明白了。苏珊娜是在考验她，如果她谈不成，立刻就在试用期解决她。在外企，没有人会适应你的成长期，你只能让自己迅速成长起来，不然就只有被淘汰的份儿。可是李勇此时告诉她这些，她也只能装糊涂，陪着笑并不搭腔。

路上车很多，李勇打起转向灯，刚想拐弯，却不料和前面的车蹭了一下，车戛然停下。

“靠，怎么撞上这么个祖宗。”李勇嘟囔一句，下车看情况。

前面的车是辆黄色兰博基尼，车主很快也从车里下来，气冲冲地责问李勇，“你怎么开的车呀？”

李勇也不示弱，“我本来是要转向，谁知道你也要转，怎么没打转向灯啊？”

“我怎么没打呀，是你自己没注意。”那车主低头仔细看着自己的车，观察有没有蹭掉漆。

格格见状，忙从车里下来。

两辆车蹭得不厉害，只有些微不明显的划痕。格格灵机一动，取下脖子上的丝巾，擦了擦兰博基尼的车尾，向那车主赔笑，“您看，您的车擦过之后不是好好的吗，没有掉漆。路上车本来就多，我们又有急事，心急了点，您就担待点儿呗。”

李勇刚要说话，格格暗中扯了下他的衣袖，示意他不要激动。

那车主审视着她，忽然有了一抹笑意，“是你啊。”

格格仔细一看，嘿，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那天坐在01号桌的那个男人。

“是啊，要不怎么说这个世界太小了。程先生，我们真有急事儿，赶着签合同。”格格耐心地赔着笑。

那人终于挥手，“走吧走吧，下次注意点。”

格格和李勇相视一笑，开车走了。

“不错嘛，挺机灵的。”李勇想起格格刚才的表现，赞了一句。若不是格格随机应变，这场风波怕是还要持续一会儿。

格格道：“嗨，这些开跑车的脾气都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们哪有时间跟他们耗着。”

李勇点点头，“刚才那车你注意没有，牌照特牛，那小子肯定背景不简单，平时在路上开车横行惯了，他明明就没打转向灯。”

他又发牢骚，格格笑而不语。

幸运的是，接下来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合同签好后，陈先生让酒店的行政经理带格格和李勇去施工现场看看。

行政经理带着他俩进电梯，介绍道：“我们酒店这回花重金重新装修，为的是迎接酒店开业三十周年庆典。本来有好几家公司竞争灯具这一项工程，你们公司的性价比让陈董最满意。”

“我们公司的灯具品质您大可以放心，前段时间香格里拉酒店装修，照明也是我们公司接的单。”格格适时地说了一句。

电梯门开了，三人从电梯里出来，迎面遇上之前那个开兰博基尼的青年。

那青年看到格格，笑道：“真有缘，又遇到你了。”

出于礼貌，格格抿嘴向他笑笑，却也不回应他的话，头一低和他擦肩而过。

那人进了电梯之后，行政经理惊讶道：“纳兰小姐，你认识程铮？”

“程铮是谁？”格格不解，她连听都没听过这个名字。

行政经理见她表情茫然，更好奇了，“就是刚才和你说话的年轻人。”

格格“哦”了一声，把之前在路上发生的事告诉他。

行政经理告诉他们，“他是我们陈董的侄子。陈董没有孩子，将来这酒店还有集团旗下的其他产业肯定是交给程铮。”

“难怪，果然是富二代。”李勇插了一句。

行政经理笑笑，似乎对这样的评语见怪不怪。

“陈先生不是姓耳东陈吗，刚才那个人和他不同姓啊，怎么会是叔侄？”格格忽然发现这个细节。

行政经理肯定地说陈先生和程铮是亲叔侄，至于为什么不同姓，他也不大清楚。

格格挑了挑眉，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进一步打听的兴趣。

回到公司里，格格刚坐下就接到大学同学毕晓秋的电话。晓秋曾和格格住一个宿舍，关系不错。毕晓秋说她两周后要结婚，请格格去参加婚礼。

“你怎么一毕业就结婚啦，就这么等不及？”格格开玩笑地说。

毕晓秋笑道：“找到了合适的，早点结婚也没什么不好。我和他都不是本地人，两人一起供房子总好过一个人打拼，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雁京房子多贵。”

格格连连点头，“是啊，所以我暂时都没有买房结婚的打算。我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存够钱买辆车，上下班方便一点。”

“你找个有钱的男朋友得了，让他买给你。”毕晓秋笑道。

“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哪会那么巧砸到我脑袋上，我这辈子都不做这种春秋大梦。”格格呵呵一笑。

挂断了电话，格格寻思着买个什么礼物送给毕晓秋。离她结婚还有半个月，这个周末得好好去商场里转转。

周末一大早，格格就去商场买礼物。商场里琳琅满目，可选个适合当结婚礼物的还真不容易，转了半天，也没看到什么合适的。价格便宜的看着不上档次，价格太贵的她又消费不起，她选了半天才决定买一个漂亮的水晶花瓶。

等格格抱着花瓶从商场出来，一辆车从她身旁经过，忽地在她面前停下。格格只觉眼前一片黄色耀眼，一惊之下将手里的东西松开，花瓶跌到地上，碎成一片一片。

仔细一看，开车的又是那个程铮。

“你怎么乱停车呀？”格格忍不住皱着眉抱怨。他明明看到她了，还故意急刹车，摆明了是想吓她一跳。

程铮摇下车窗，看到格格满脸的不高兴，解释道：“我看到你从商场出来，又抱着个花瓶，想和你打个招呼，问你要不要搭车，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小。得，我赔钱给你好了。”

格格见他戴着墨镜，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本就觉得不顺眼，一听他的话更来气了，“话不是这么说的，你吓了我一跳，连句对不起都不说！钱不能解决

一切。”

“对不起！”他的笑容证明他毫无诚意。

格格瞪了他一眼，心说这人跟她压根儿不是一个思维国度的，没法沟通。她转身往商场里走，打算再买一个花瓶。

付钱时，收银员告诉格格，已经有人替她付过了。格格转身一看，程铮站在她身后，向她得意地笑。

格格扬起下巴瞅了他一眼，大步流星地离开收银台。

“你要去哪儿，我送你一程。”程铮讨好地跟在格格身后。

格格回头看他一眼，推辞，“谢谢，不用了。”

走了几步，回头见程铮一直不远不近地跟在自己身后，格格警觉地停下脚步，“干吗总跟着我？”

程铮看看左右，一脸无辜，“我跟着你了吗？你要坐电梯下楼，我也要下楼，怎么是跟着你呢？”

格格嘟嘟嘴，没再搭腔。

电梯内壁光滑如镜面，格格下意识地对着镜面照了照。

“你怎么总是照镜子？”程铮看到格格的动作，想起那时看到她在大厦楼下对着玻璃门做鬼脸，忍不住问她。

“不可以吗？这又不是你们家的电梯。”格格反驳一句。

程铮上前一步，靠近她，“总是照镜子，是不自信的表现。对着镜子挤眉弄眼，则是多动症的症状。”

格格歪着脑袋看他一眼。这人真讨厌，他俩又不熟，他居然说她有多动症。

程铮见她向自己翻白眼，手指点了点电梯门，“到了。”

格格没留神，信以为真，迈步跨出电梯，出了电梯左右一看，哪里到了，分明还有一层。那家伙居然使诈，真是坏透了。

程铮在电梯里看到格格站在栏杆边向自己挥拳瞪眼，哈哈大笑，心情愉快不已。

生了一肚子闷气，格格回到家里，看到母亲王咏琴正坐在沙发上捶背，奇道：“妈，您今儿怎么没去店里啊？”

格格的父母从服装厂下岗后在家附近开了一间唐装店，替人做旗袍和唐装。平时王咏琴和丈夫纳兰轩都在店里忙活，周末都很少休息。格格看到母亲独自在家有些奇怪。

王咏琴边捶背边道：“今天一早起来以后，我这后背钻心地疼，大概是昨天晚上着了凉。”

格格把花瓶放到自己房间里，换了衣服出来，走到母亲身边坐下，替她捶

背，“也许是肩周炎犯了，待会儿找罗大妈给您拔拔火罐子。”

“我爸呢，是不是还在店里？”格格见父亲不在，随口问了一句。

王咏琴撇嘴道：“你爸什么时候星期六一早在店里？早就到潘家园和琉璃厂闲逛去了。他要真是个收藏家倒好，偏偏没那道行，也没那家底，只是个玩家。”

丈夫纳兰轩痴迷文物古董，挣点钱就拿去买古玩了，一家人至今还住在几十年前的旧屋里，王咏琴说起这事既生气又无奈，只能在女儿面前抱怨抱怨。

“您又不是不知道，我爸好这口，您总不能让他一点爱好也没有吧？没准哪天他看对了眼，淘买到一件值钱的家伙，咱家就发了。前年他三千多买来的那个香炉，不是一转眼就有人开价三万？”格格乖巧地劝王咏琴。对于母亲的抱怨，做女儿的除了开导，最不能做的就是火上浇油。

“你一大早的不见人影，跑哪儿玩去啦？”王咏琴疼爱地拢了拢女儿鬓角的头发。她这女儿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像朵花儿似的到了盛开的时候。

格格机灵地眨眨眼睛，笑道：“您这记性快跟我奶奶一样了。我出门前不是跟您说了吗，我有一个同学要结婚，我去给她买结婚礼物了。”

王咏琴这才记起来，女儿的确跟她说过，可她又不愿承认自己更年期记性差，点了下女儿的脑袋，笑道：“瞎说，你妈我又没得老年痴呆。”

母女俩正说笑，一阵歌声传到她们耳朵里。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凄惨，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

“你奶奶又唱上了，快看看她去。”王咏琴拍了下女儿的肩。

格格站起来往南屋走，看到她奶奶纳兰老太太坐在轮椅上，怀里还抱着一只黑脸蓝眼睛的暹罗猫。

“来，大咪，咱们遛弯儿去。”格格在轮椅旁蹲下身子向那只大白猫招招手，大白猫听话地从老太太腿上跳下来。

格格抱起猫，向纳兰老太太道：“奶奶，我带大咪出去玩会儿。”纳兰老太太呆滞地看了孙女一眼，继续唱着她的《夜来香》。

格格抱着猫出门，走到胡同口，看到邻居罗大爷和张大爷坐在路边下象棋，忙走过去看热闹。

格格看了看棋盘，笑道：“张大爷，您这一局情况不妙啊。”

张大爷正苦思冥想下一步棋，听她这么一说，心急道：“观棋不语，观棋不语。”

坐在他对面的罗大爷见状一笑，捧着茶壶喝了一口茶，嘲讽道：“甭理他，张老头就是臭棋篓子。”

“你得意什么，你跟我也就半斤八两，昨天输得都急眼了。”张大爷不屑地哼一声。

罗大爷没理他，仍是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情，嘴里哼着京剧，“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

格格悄声问罗大爷，“罗大爷，芳姐在不在家？昨天她跟我说好了，今天一起去烫头发。”

罗大爷听她提起孙女，没好气儿，“昨天晚上回来晚，这会儿肯定还猫在家里睡懒觉。那么大的姑娘也不好好找个正经工作，每天晚上不是去蹦迪就是泡酒吧，也不知道能泡出什么来。”

罗芳经常换工作，最新的工作是在一家酒店做大堂经理，收入不菲，可在国营企业工作多年的罗老爷子总觉得那不是个正经工作。

“泡出金龟婿来啊，将来您老跟着芳姐享福就成。”格格笑着说了一句。

罗大爷叹了一声：“指望芳子那丫头，黄花菜都凉了。自古道，木门对木门，竹门对竹门，口袋对口袋。相差千里外，根本不能爱。老话没有说错的。”

格格哈哈一笑：“那是，您老是谁啊。”

走到罗芳家西窗下，格格敲了敲窗户。

片刻之后，罗芳没精打采地披散着头发走到窗前，打了个哈欠：“一大早的来干吗？”格格指了指她屋里墙上挂的钟，“你看看钟，都快十一点了，还早啊。”

“昨晚回来得晚，我得再睡会儿。”罗芳懒洋洋地半眯着眼睛。

“就知道睡，你跟我说好了今天要去烫头发的。”格格摸着猫脊背上光滑的毛，向罗芳撇嘴。

“没忘，等吃过午饭就去。”罗芳又打了一个哈欠。

格格这才满意地走开。

下午，两人一起去发廊烫发。

罗芳翻着时尚杂志，指着一页问格格，“看这款车怎么样？”

格格满头电夹子，梗着脖子勉为其难地瞄了一眼，“挺好的呀。”

“三百九十八万，当然好啦。这款怎么样？”罗芳顺手指着另一页彩图。

格格又瞄一眼，“不怎么样，我喜欢流线型车身，不喜欢这种笨头笨脑的车型。”

“嘿，你真是不识货，这是劳斯莱斯幻影限量版，国内没几辆。”

格格想起什么，眼珠转了转，“你上回说的那个药厂小开怎么样了？开法拉利的那个。”

“那个只是小猫，玩玩得了，又不是大老虎。我要打的是老虎，向邓文迪看齐。”罗芳的注意力还在杂志上。

格格噓了一声，“这世界上有几个邓文迪啊。再说，我也没觉得为了钱嫁给一个老头子好在哪儿。”

罗芳点点头，表示赞同，“也是，要找也不能找个一只脚踏进棺材随时准备爬烟囱的老豆角子，生个孩子还得用冷冻精子。床上那事儿肯定是不成了，免得老家伙一激动见了佛爷。”

格格听她说得直白，捂嘴直笑。

“你还别笑，姐说的都是实话。男人嘛，跟车一样，光好看没用，得实用，还得有身价，带出去倍儿有面子才行。”

罗芳说起这些，一套一套的。见格格用力点点头，她又笑道：“格格，你以后找男人可得把眼睛擦亮，要找就找大盘股；找潜力股得跟他熬上一二十年，太不划算。”

格格望天一眼，自有打算，“我准备有朝一日把自己变成大盘股，不依靠男人。”

罗芳啧啧赞道：“有志气，就冲你这句话，姐将来混不下去的时候，就靠你接济了。”

“没问题，将来第五大道和世贸天阶就是咱俩的地盘。”格格豪情万丈地说。两个女孩笑成一片。

手机响起嘟嘟的信息提示声，格格打开一看，是同事朱晓晓发来的微信，晓晓约她晚上去蹦迪。

“同事约我去蹦迪，你去不去？”格格扭头问罗芳。

罗芳摇摇头，打了一个哈欠，“不去了，我昨晚闹半宿，回头还得补觉去。”

头发烫好之后，两人对着镜子比照。

罗芳看着格格的头发，摆出《武林外传》里郭芙蓉的经典八字手势，评价道：“烫卷以后看起来成熟多了，很有波西米亚风情，晚上你可以插朵花儿在头上，去迪厅跳艳舞。”

“行啊，我晚上肯定去跳。”格格对着镜子眯了眯眼，对自己的形象很满意。

雁京繁华地段某迪厅，音乐声嘈杂，格格和几个同事坐在一起听音乐喝啤酒。

晓晓伸了个懒腰，提议道：“就这么坐着太没意思了，咱们来掷骰子吧。”

“行啊行啊，玩刺激点的，谁输了谁上台跳钢管舞。”同事芭芭拉立刻附议。

格格一听忙推辞，“你们玩，我不参加。大庭广众的，我可不去跳钢管舞。”

晓晓搂着她的肩，“不带这么扫兴的，你一定得参加。不跳钢管舞也行，你看什么合适跳什么好了。”

格格还是犹豫，晓晓她们已经把骰盅放到她手里，让她头一个掷。

“一共三枚骰子，比点数大小，这一轮谁掷的最小谁输。”芭芭拉宣布规则。

格格闭上眼睛摇了摇骰盅，打开一看，两个四点一个六点，加在一起是十四点。还好还好，她暗自庆幸。

几个人轮流掷骰子，结果这一轮点数最少的是芭芭拉。

晓晓大笑着推她，“快去跳快去跳，你提议跳钢管舞，就由你打头阵。”

芭芭拉也不含糊，愿赌服输，腰肢一扭一扭地往台上去，和着音乐声，魅力四射地跳了段火爆的钢管舞，引得一旁观看的众人口哨声连连。

格格在台下看得高兴，用力给芭芭拉鼓掌。

“她跳得真好。”格格扭头跟晓晓说。

晓晓道：“那当然，她一直在纤体俱乐部跳钢管舞减肥。”

“那就难怪了。”

芭芭拉从台上下来后，众人开始第二轮掷骰子。

这回点数最小的是晓晓，晓晓歌唱得不错，落落大方地走到台上飘了段海豚音。

华丽的高音震惊四座，也震惊了舞台一角的气球，气球们忍不住纷纷爆炸，台下的众人笑得东倒西歪。

格格笑得肚子痛，靠在沙发角上。

有个人从她身边经过，回头看了她一眼。格格没留意，等那人走到她面前，她才认出来是程铮。

怎么又是他，格格白了他一眼，扭过头没理他。

程铮故意走到她身边坐下，向其余几个女孩道：“美女们，我能坐下吗？”

“你不是已经坐下了？”晓晓从台上下来，笑着向程铮递了个眼神。

“这么多美女，你也不给我介绍一下？”程铮看到晓晓过来，面露笑意。

格格瞧他俩说话的情形像是认识，向里让了让，于是晓晓坐在格格和程铮中间。

“行啊，你想认识谁，我给你引见。”晓晓开玩笑地说。

他俩正说话，芭芭拉和另一个同事敲桌子。

“还玩不玩骰子啦，快点开局。”

她俩一嚷嚷，其余几人也跟着起哄，于是新一轮比点数又开始。倒霉的是，这回格格掷的点数最小。

格格头皮一紧，求助地看众人，“我不行啊，又不能唱，又不能跳。要不然

今晚我买单，你们饶我这一回。”

“不行不行！我和晓晓都上去献丑了，你得去献个美才行。”芭芭拉首先不同意。

另一个同事也说：“格格，不许赖啊，我们都等着看你表演呢。”

晓晓狡黠一笑，“游戏规则刚才怎么定的来着，你明目张胆地贿赂评委和围观群众，罪不可赦。我提议，格格去跳段艳舞。”

格格一听就抓狂了，掐着晓晓的脖子，晓晓咳嗽几声，尖叫道：“公然谋杀评委，罪加一等，你信不信我给你拍了视频发到网上去。快点，别磨蹭，上去跳。”

格格惨兮兮地撅着嘴，刚想开口说话，却看到程铮一脸奸诈的笑意。

“她会跳吗？看她这样子手脚也不协调，没准跳起舞来跟机器人似的。”程铮使出激将法，存心要看格格笑话。

“机器人怎么啦，都说我跳得比杰克逊好。”格格听他嘲讽自己，哼了一声。

晓晓哈哈一笑，“那你快上去跳啊。”

“你们等着，我要是不把这场子掀了，我就不叫纳兰格格。”刚才喝了点啤酒，格格这时有点醉意，指着舞台向众人夸口。

“好，你要是跳得好，今晚你们所有的消费都算我的。”程铮似笑非笑地看着格格，像是等着看她的笑话。

晓晓和芭芭拉她们听到程铮这么说，兴致更高，连连怂恿格格，“快去快去，有人主动要替我们买单，你别替他省钱。”

这么一来势成骑虎，格格索性把心一横，走到DJ那里，跟他说了几句话，DJ很快把音乐换了。

“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更爱那花一样的梦，拥抱着夜来香，吻着夜来香……”

格格唱的是《夜来香》，模仿邓丽君的声音惟妙惟肖，仿佛旧上海大世界、百乐门的头牌大班。她随着音乐扭着细腰，裙角飞扬，无限风情。

灯光下，绮靡的歌舞乐声弥漫，将众人的视线吸引，格格看到晓晓她们一个劲地鼓掌，倒有点不好意思，差点唱错歌词。一曲唱尽，她从台上下来，脸上嫣然微醺。

“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年底公司的圣诞舞会上你可以压轴表演了。”晓晓由衷地称赞。

“我奶奶整天唱这歌，我从小就爱跟着瞎唱。”格格脸皮薄，别人一夸她，她就觉得不好意思。

又唱又跳有点热了，格格拿手扇着风，走到吧台旁坐下。